

男人是山 女人是水

# 激情山水

田雁宁  
何世进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男人是山，女人是水

15076

# 激情山水

田雁宁  
何世进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情山水/田雁宁, 何世进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6. 9

ISBN7—104—00801—2

I. 激… I. ①田…②何…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6) 第 16938 号

封面设计: 刘梁伟

责任编辑: 疏影

**激情山水**

田雁宁 何世进 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光华印刷厂 印刷

414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7 印张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7—104—00801—2/I·359

定价: 24.80 元

## 内容简介

半个世纪的急风暴雨，改变着中国，也改变着人生。一部曲折复杂、险象环生的动人的悲喜剧，由一个英武阳刚、命运多桀的男人，和几个侠骨柔肠、色艺双绝的女人共同演出，红尘俗恋，热血冷泪，灿烂辉煌。本书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目睹其情其景的山山水水，也为之激情迸发，永难忘怀。



田雁宁：1953年出生于四川省开江县，1981年毕业于达县师专中文系。现为四川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其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小说大奖、重要刊物奖和政府奖，并译成多种文字流行世界。曾以雪米莉作品风行国内。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无法悲伤》、《都市放牛》等均受专家和读者们的欣赏和喜爱。



何世进：四川开江县人，六十年代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川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从事专业创作，在全国报刊发表各类作品三百余篇，多次获省、市、国家各种奖项。曾出版《大毒枭》、《大毁灭》、《白色诱惑》等长篇小说，其作品深受读者好评。

一  
横  
请  
折  
作  
者

京卡 0701

# 目 录

## 第一章 ..... (1)

这是一种名贵的月季花——三色月季，红、黄、白的三种花朵在青绿丛中招摇，鲜艳欲滴的花瓣在杨家大院出奇的静寂之中有如一个地久天长的梦幻。

杨剑雄凝视着这丛月季，脸上的表情气象万千。他在一大群妖娆的花朵中寻觅，然后把视线固定在一朵白色的月季花上。

他的脑子陡然迷惘，而一个美丽的女人却越来越清晰地从白色月季里幻化出来，焦燥的嘴唇拌动着，仿佛要说什么话。

## 第二章..... (113)

杨楚雄感觉，这位少女秀丽的身段，丰盈的玉臂，玲珑的鼻子和红润的芳唇以及让红缎绣花袜子包裹的腰肢，这一切构成的波动起伏的优美的曲线，简直是天工地造的精美绝伦的佳作。这一切又都是那么鲜灵活泼，如同悬挂在枝头上成熟的鲜果。

## 第三章..... (143)

匪首柳腾蛟闻此，立即吩咐娇妻谢金香率轻骑队飞赴梁山报警。王二冲见了谢金香，如饿鹰之见金凤凰，一阵心跳血涌。谢金香嫣然一声媚笑，旋即正色道：“军情紧急，谢柳二家均遭火焚，若不及时救援，我辈皆成刀下鬼矣！”

王二冲听罢，也飞身骑上谢金香神骏的白马背，冲众徒一声呼吼：“全军驰援杨柳河镇！”

## 第四章..... (172)

“不，你依然像少女时代一样美！”杨剑雄已为情感的熔浆所冶炼，她也还原了少女初恋时的真挚与纯情。他直觉她的微笑依然那么迷人，岁月的风霜已在她娇艳鲜灵的面颊上刻下了细微的皱纹，可她的感情依然那么年轻，还带着一个时代浪潮洗礼过的新女性的成熟——像是专为他而等待到金黄的秋天。

## 第五章..... (234)

她已冲破了伦理观念的网络，张臂接他在怀里，伸手紧捂住流血的胸口。

她一阵心跳血涌，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压住了他失血的胸口，让鲜血一滴滴地浸润着她的身体。

她渐渐感觉到他的脉搏愈来愈细，如同寒风中袅袅颤悠的游丝。

## 第六章..... (264)

“不，我不需要人同情、怜悯，我需要一个女子的正常生活！”黄丽鹃分明进入了半疯狂的状态。她无法抑制内心的烦恼和愤怒，愈加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这吼叫声惊动了何家院子的大人小孩，连长工、丫环也都怀着好奇心一齐涌来观看。

“去，去，进屋子去！”何兰亭也看出了一些蹊跷。这位举人老爷将名声家风看得比什么都要紧，他唯恐这半疯半癫的黄丽鹃信口雌黄兜出什么丑事来，落得一粒老鼠屎搅坏了一锅汤。

## 第七章..... (316)

柳腾蛟经了这愤怒的喝斥和猛烈的震撼，那酒性已醒了一半。但他毫不为主子的荒唐之举不安，反而怒目相问道：“杨老太爷，别以为你的大少爷是什么革命家，当年他霸占了我钟爱的何玉梅不说，连我现在的老婆他也看着眼馋……”

## 第八章..... (341)

黄丽鹃的出现，犹如沉沉暗夜中一颗明亮的星辰，亦如荒漠荒原上的一堆篝火。她给了他安慰、体贴、温暖、支持和鼓舞，何况彼此之间在十年前有过短暂的初恋，而今思来犹如彗星划过长空，谁会想到彼此不愉快的分手，反倒成了温馨的回忆呢？

## 第九章..... (383)

在杨柳河镇欢腾的热浪中，反应最敏捷最活跃的莫过于杨柳河镇公学音乐教师黄丽鹃所培训和带领的歌咏队了！

尤令黄丽鹃感觉新奇和艳羨的是那些女兵。

她们一律的短发，一律的银灰色军装，一色的俊俏、水灵，红扑扑的脸蛋于甜美中带着几分冷峻和英武。

## 第十章..... (408)

杨剑雄听得见楚香玉的喘息和心跳，那里面有着万马奔腾羯鼓催发的动静，突然他深吸一口气：“有几句话，我只能在黑暗里说，你只能在黑暗里听，我是个流落无根的人，香玉，我——”

怜惜使杨剑雄说不出一句欺骗的话，一个在战火硝烟焦土鲜血和死亡中的人，他没有权利对有恩于他的女人轻言许诺。

他说：“我们生不逢时。”……



---

## 第十一章..... (466)

“哎哟，娘呀！”土匪们断没想到曾月秋手下的团丁会利用这种土炮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有的当场被烧焦，有的打得一片血肉模糊，有的为它强大的气浪抛上了半空，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柳腾蛟在后面压阵，受了轻伤。可一团火药夹杂着细小的铁砂不偏不倚喷在了他脸颊上，顿时满面呛黑，有上百粒铁砂嵌进了皮肉。

## 第十二章..... (519)

这消息风似地传开了。在杨柳河镇的街头，有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妇人疯疯癫癫地乱窜乱嚷：“川北行署来电了！来电了！剑雄有救啦！……”

# 第一章

那一天没有任何征兆，太阳一如既往地灿烂，使杨柳河畔这个结实陈旧而单调的杨家大院变得新鲜和风情万种。恼人的雨季总算过去了，在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里，大少爷杨剑雄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肮脏、虚浮和可疑。床脚旁生出了青苔，板壁上滴着水，所有的人看上去都被浸泡得冰冷和松软，裸体的肌肤在那些阴雨的日子里总使他感到类似蜥蜴或别的爬虫的感觉。

杨剑雄静静地靠在一张宽大的木椅上，看到一道明亮的红光照耀在楠木雕花窗棂上方，映得那儿贴着的一张硕大的“喜”字虚无而飘渺。

一只牵着银色细丝的蜘蛛，悬挂在明亮的窗户前，被清新的微风吹得悠来悠去。“早报喜，晚招财”，他的母亲曾这样说过。我会有什么喜呢？我会有什么喜呢？他的脑子里闪烁着那个硕大的红“喜”字，伸出肿胀的手指，抠了抠眼睛上的脏物。他听到街上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喧哗声，听到从遥远的河边传来鸟的鸣叫声。他的脑子陡然清醒了，他记起今天这个院子洋溢的喜气正是为他而来。

一切都给人一种地久天长的错觉。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下了长长的台阶。

阳光中的杨家大院看上去像一座阴惨惨的古堡，各种形状的阴影在每个角落泛起，浓重地罩在空气中，一大蓬月季花在

灰色的墙角下盛开着，一晌贪欢，自由自在仿佛到处都是它们艳丽又清香的普照。

这是一种名贵的月季花——三色月季，红、黄、白的三种花朵在青绿的丛中招摇，鲜艳欲滴的花瓣在杨家大院出奇的静寂之中有如一个地久天长的梦幻。

杨剑雄凝视着这丛月季，脸上的表情气象万千。他在一大群妖娆的花朵中寻觅，然后把视线固定在一朵白色的月季花上。

他的脑子陡然迷惘，而一个美丽的女人却越来越清晰地从白色月季里幻化出来，焦燥的嘴唇抖动着，仿佛要说什么话。

她，便是来自湖北的楚香玉。

杨剑雄认识她，是在这年夏天，地点是大巴山州河畔的绥定城北校场举办的赛马会上。

杨剑雄作为绥定中学堂应届毕业生，代表学校充任选手。他身着红绸对襟短衫，穿一条红绸子灯笼裤，头系一条火红的三角巾，骑一匹大红马，雄姿英发进入了起跑线。

裁判长哨子一吹，三角旗一扬，骑手们似离弦之箭“嗖”一声越出起跑线，惊雷闪电般向着大操场跑道纵马驰骋。

锣鸣鼓响，吼声不绝。“加油、加油”如雷贯耳。

杨剑雄不知是因为心情太为紧张，还是因为望见了观看的熟人分散了注意力，他动作较同一起跑线上的其余几位选手慢了一步。

他一旦望见几位骑手像流星闪电般冲了出去，急得慌忙将马肚狠狠地一夹，再用鞭子猛劲地一抽，追风赶电般奔了上去。

这是一场足足万米的驭马大决赛。杨剑雄作为力挫群雄的种子选手进入了大决赛。

在场的绥定中学堂教百名师生，排着整齐的队列，在军训教官的精心指挥下坐在石梯上，一个劲地叫喊：“杨剑雄加油！杨剑雄加油！”

吼声如春雷乍惊，几乎要将整个赛马场抬了起来。杨剑雄手执马缰，双腿夹肚，腰身胸肌几乎贴住了马背。

这是一匹皮毛像绸缎一样柔软闪光的大红马，火红的长鬃在疾风的吹拂下飘飘悠悠，远望去像一团火烧云。

杨剑雄一身火红的衣装与马匹火红的皮毛浑然一体，显得格外醒目，以至于在上方的围观者心目中，无论是那些一齐参赛的白马、灰马、黑马、黄骠马、红棕马皆为之黯然失色。

杨剑雄一向以少年英俊，善于骑射而自傲。此刻，他觉得呼声愈高压力愈大，一开跑便慢了一步，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他必须鼓足心劲，浑身解数，追赶向前。

他驾驭的这四匹大红马显得特别神骏，不仅体形雄壮魁梧、皮毛光亮油滑，而且后劲十足。开初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可是一旦经受了骑手的控驭，相互似有默契神交，很快便伸直四肢，直脖扬颈，长鬃飘拂，如凭空临风，飞一般直向前方。转过两三圈，便超越其他骑手，崭然现头角。

“加油，杨剑雄加油！”杨剑雄纵马驰过观礼台前，数百名师生全体起立，众声欢呼。

“呵——”杨剑雄侧目一视，张张熟悉的面孔注满了期待、鼓舞与热望。他直觉有一股热流涌过了心窝子，于是用鞭子狠狠的一抽，大红马又追风般射向远方。

杨剑雄骑着大红马猛追，赢得的欢声与喝彩，已远远不只绥定中学那几百名熟悉的师生，而是数千上万个熟悉与陌生的观众。一种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驱使杨剑雄不再是一味地绷紧心弦，鞭打快马超前再超前，还要意境独诣，大显身手。他开始由单纯的竞赛速度，转而表演高超的骑术。

他时而挺直腰身，正襟危坐，显出一副卓越不凡的岸然道貌；时而前胸紧贴马背，浑然融为一体；时而两腿直立马背，一腿翘于后臀……不断赢得潮水般汹涌的掌声。

待到观众喝采叫绝，他又一溜烟钻进了马肚。那动作之神奇迅捷，以至于有观众疑心骑手杨剑雄摔在不知哪儿的地下了。

人们惊魂未定，杨剑雄蓦然从马肚里钻了出来，他挺直腰身，不住地向观礼台上的达官显贵，少女艳妇含笑致意，频频挥手。

杨剑雄蓦然与一个挥动一束鲜花的白衣白裙的娉婷少女的目光相碰了。

“呵——”杨剑雄的目光与她相碰仅只一瞬间，大红马便驮着他飞驰而去了。可她留给他那素洁的风姿的温馨的微笑，却像簪子一样扎进了他的心窝。

当杨剑雄屏住呼呼吸喘，从主席台上领取了冠军的勋章向全场观众挥手致谢之后，忽然从老校董身边走出了一身素洁的陌生的娉婷少女，冲他鞠躬含笑道：“杨先生，赠你一束鲜花！”

“呵——”杨剑雄为这白衣少女的惊人之举感觉一阵心跳血涌。

“剑雄，不认识吧，这是从武汉远道来访的楚香玉小姐！”陪在一旁的老校董为剑雄今日出神如化的骑术表演心花怒放，他喜不自禁向自己的高足介绍了这位美貌绝伦的楚小姐。

“多谢楚小姐的美意盛情。”杨剑雄立刻回想到在赛马进入高潮时与这位兴致勃勃的楚小姐那惊诧的一瞥，仿佛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情缘似的，使他俩在这为他感觉最为辉煌时刻真正相识。他屏住狂乱的心跳，将她的纤纤手紧紧相握住。

杨剑雄挺立在老校董和楚小姐身旁，手挥目送，含笑雍容，让成千上万观众带着莫可名状的满足、欣慰与赞叹，依依难舍地出离了北校场之后，老校董不无关心地说道：“天色不早，太阳又大，一齐到我家歇歇吧！”

杨剑雄与楚香玉听了四目一碰，会心一笑，便也毫不迟疑地到老校董家作客去了。

杨剑雄在交谈中知晓楚小姐不远千里来川是传播民主革命火种，益发打心底里敬慕钦羨。

午宴既罢，杨剑雄与楚香玉纵论满清腐朽，康、梁变法，越谈越投机，一直到红日西斜。

二人告别老校董，各骑一匹高头大马，沿绥定城外的凤凰山游览去了。

绥定城外的凤凰山并不十分高峻，却也松柏青翠，芳草鲜美，更有绿竹万竿。悬泉银瀑，从峭壁悬崖间飞泻而下，溅珠跳玉，别是一番景观，引来无数骚人墨客连同在这通州为官的贤臣能将题写了不少诗词，代代相传。

最负盛名者，莫过于唐代大诗人元稹，受贬谪出任司马，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碑文。

经杨剑雄这一番介绍，楚香玉游兴更酣。

杨剑雄身骑大红马，并别具心裁地给楚香玉挑选了一匹雪狮子。楚香玉坐上去，顿觉通体洁白，玲珑如玉。

二人美目巧盼，含情一笑，并辔而行。

策马登临凤凰山，眼看残阳如血，将山寨涂抹得一派绚丽金黄。

残阳下，亭庙中，唐代大诗人元稹的塑像连同他的亲手题写的诗文果真历历在目。

最令楚香玉怦然心动，伫足吟诵的是那首《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  
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

杨剑雄虽然志向尚武而不在文，但是在老校董和国文教员的孜孜不倦的教诲下，于唐诗宋词也知晓不少，尤其对在绥定（通州）任过司马的元稹有初略的研究。

“呵，杨先生，这首怀念白居易的诗，真的是在这儿写的吗？”楚香玉看了半是惊奇，半是考问。

“不错，此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即公元八一五年时，元稹任通州司马。这一年京城的派系斗争真个剑拔弩张。王承宗等藩镇势力派爪牙在京城暗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任大夫的白居易义愤填膺，率先上疏，力主追捕凶手，查清这一暗杀事件。从而引起一些与藩镇势力有牵连的封建权贵的不满，唆使唐宪宗李纯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元稹与白居易历来诗友相贺，情有独钟，惊闻此讯，奋笔写下这首七绝，流传至今，依然脍炙人口。”杨剑雄一双炯炯的目光直视着玲珑似玉的楚香玉侃侃而谈，且情深语挚，句句惊心。

“呵，看来晚唐元白二诗人的情谊，实不亚于盛唐时期的李杜呵！”楚香玉听了喟然心叹。

“是啊，人的一生可珍贵的东西太多了，然而最为珍贵的莫过于友谊！”杨剑雄为楚香玉的秀美所倾倒，他借景生情，竭力从友谊上做文章。

“你说得真好！”楚香玉掠了掠齐耳的秀发，将白白嫩嫩的脖颈冲他一扬，一对媚眼深情的一瞥，“为共同的志趣和理想结成的情谊，纵使山高路远、千回百折，也是隔不断、阻止不了的。”

“楚小姐说得妙极了！”杨剑雄信手在元稹亭边的一畦花圃中摘下一朵白洁的月季花，颇为亲昵地凑近了楚小姐丰盈的酥胸，意味深长地说道，“或者历代文人学士多是些情种。无论是男是女，总免不了卿卿我我，浅吟低唱，甚而结袂联簪，耳鬓厮磨。”

“你真是独具慧眼，看透了元白二位大诗人的情根！”楚香玉一手接过剑雄摘送给她的月季，冲灵巧的鼻子嗅了嗅，嫣然一笑道，“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与莺莺当初待月西厢下，一见钟情。尔后张生始乱而终弃，依我看该打他五十大板，可元稹却对这玩世不恭的狎客张生大加欣赏，毫无斥责，你说这元稹该不该捋手心？”

“嘿嘿，该，该！”杨剑雄显出一脸的窘迫，他慌忙掩饰道，“不过敢于执鞭且下手的，恐怕只有楚小姐了。”

杨剑雄一面调侃，一面握住了她的玉腕，并且轻轻扳开了手心。

“哼，我要是遇见像张生那样的负心汉，我决不轻饶，一定得为莺莺抱不平，狠狠打他五十个手心！”楚香玉却敛住笑容，一本正经，而且就势板开杨剑雄的手击了一掌。

“啊——”杨剑雄吃了一惊，背脊涌过一道寒流。他为了显示出对于面前这位白衣少女的真诚与挚情，急切辩解：“别以为所有男人都是蠢种。我看白居易对于他在遭贬谪的九江上所遇见的琵琶女，感情就来得真挚动人！”

“嘻嘻，你真的喜欢琵琶女？”

“还能有假？”

“这儿有琵琶吗？”楚香玉置身元稹亭，想见一千多年前晚唐白居易、元稹两人不羁之才，和他们对民间歌伎才人的赞赏与怜惜，不由发思古之幽情，欲借琵琶以咏志。

“你等等，山顶上有一茶社，常有艺人弹唱，也许借得着呢。”杨剑雄让楚香玉看护着两匹拴在树干上的骏马，飞身上山顶茶社借琵琶去了。

楚香玉目送着杨剑雄登高而去的背影，不由得有些痴了。

一会儿，杨剑雄果真捧来一张琵琶。

楚香玉见了他热汗淋漓，气喘吁吁的模样，感激得慌忙掏



出雪白的手帕冲他的脸颊和脖颈一阵擦拭。

“香玉，你真好！”杨剑雄屏住气喘，顿觉她玉盘似的脸蛋，嫩白如莲藕的玉臂皆是分外亲切温馨的了。

“嗯，看你还是浑身汗涔涔的呢！”楚香玉早已春心萌动，却又感觉来得有点突然。她半是娇羞半是兴奋地扭动着腰身，旋又用指头戳了戳他的额角。

“嘿嘿，触着你的玉体，臭汗也会变得香艳呵！”杨剑雄从她手中一把夺过白手绢，狠狠地擦拭了几下。

楚香玉依偎在杨剑雄膝下，怀抱琵琶，当心一划。真个“转轴拔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徐徐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杨剑雄被琵琶声带进了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用声情并茂的诗歌语言中所描绘的艺术氛围里。这如泣如诉、如歌如慕的情调画境，不仅杨剑雄、楚香玉皆感觉九曲回荡，怦然心惊，就连凤凰山树林中的宿鸟亦为之引颈哀鸣。

楚香玉裂帛一声弦断，但见玉白的面颊上挂着亮晶晶的两串泪痕。

“香玉，调子太凄婉了。难得有此良晨美景，让我们高高兴兴玩玩吧！”杨剑雄不愿让这种悲伤抑郁的情调笼罩了初恋的欢乐气氛。他见琴弦一断，便一把夺了过来。

“好吧！”楚香玉点了点头，奉还了琵琶。

此刻太阳已落山，一弯新月挂上了西天。

二人策马踏着朦胧的月色迤迤走下凤凰山。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清白如带的州河，河面上渔火点点，似蔚蓝色天幕上疏疏落落的星辰。

“前面是河？！”楚香玉直觉有一股河风扑面吹来，给盛暑下的夜晚透出了丝丝凉意，不由眼珠子一亮。

“我们可去河滩上乘凉！”杨剑雄已是难分难舍，似觉时间